字溪集　二

字溪集卷一

宋　陽枋　撰

答問

復孫教授

諭說般若文應研窮至度日不曾靠實看得疑難回乾工夫至今刻遂又以見賢友力行求至朝夕思量臨工夫其收殘詳現見賢友尚未到至理地頭夫泥江講求是知今時居官是行天下萬事萬物只是

一箇道理如考文應用無不是道無不是學賢友既司教職便是擔當此事不是分外了朝廷立教官以養育人才是他合下不以德行舉人而以文章進奈何他不得教官只得承天子之命盡心考察使無負其職便是道便是學況舉子時文亦是發明義理若他胷中見理不明筆下便不是當只是他說得而行不得亦奈之何有司觀其是非亦可以知我之是非互相長益便是學矣非必一一讀書誦詩然後為學也吾人事事如此玩

心將來湊合通貫見得萬事俱不是分外而泛應曲當
皆得其宜便是一以貫之小大快活矣於退何有如應
用之說亦著至誠盡心依道理做方寸無慊足矣何必
以為煩乎若一件厭其煩只揀好的做學便於此欠道
便於此缺方寸便不快活便不與天地相似今人多是
如此所以少到地頭某向看伊川先生欲救大學之弊
改試為課專修德行而不尚舉業因激成紛紛蓋先生
合下便要人做聖賢事業自是用心好然此顏閔以上

人方做得令才無激勸便只懶殘如何㢘得他舉業當
今只好於舉業之外别立德行一科精擇而優任使尚
文辭者漸漸消化則巳日乃孚而元亨利貞矣某曩嘗
與文雲山言之於明新堂長之時文以有拘不能行亦
甚惜之所謂靠實看疑難未知所疑所難者何事此兩
字有在詩書上見底有於行事處逢著底然後皆有箇
道理以通之則何疑而何難且知險知阻是難易簡便
是他道理張弧載鬼是疑後說遇雨便是他道理行事

則於日用間事親從兄事長使下待人接物一一皆以此理酬酢何憂空度日月而不進乎天之所以為道只以一理溥萬物而無心聖人亦然夫事物在天地間亘古及今擾擾紛紛無窮無盡我只當以他當然之理應副他去莫使此心隨之而靡道如此某只見得如此若曰天運神化此聖人力量有事而勿正可也

又

來書備言應酬轇轕隨事酌理此元是學天下事有正

變好惡醇疵之異只看把我所見所能隨分應對不容
揀好的而厭不好的也且如此埋頭排遣却莫忘了我
良心善性并學的大義理自然不錯路頭稍暇則又將
此心專一靠在聖賢謨訓上必有大長進矣諳儒任書
寫平日易說附以己見來求正某今載心力亦衰而目
昏勉强隨其所寫解釋去中間煞著思量但文字來往
終不及對面說一過為灑落兩有所拘只得如此

又

方今好學如君幾人中心惓惓神爽飛越有非修阻所能間者外間有議某與君坐迂滯不峭厲卓絕者姑亦從之來書尚思沱江朝夕相於此事此亦將迎一端不必恁地計較某每讀杜工部黃山谷二先生詩如言時序百年心及老色日上面懷情日去心嘆其立志不明感傷嗟戚難以入道夫子言寒往暑來而歲成日往月來而明生天下何思何慮聖人喫緊教人如此如今學者不必思前慮後只恁眼前對副令與道合便是了當

将湊闞成就便見一以貫之往古來今同一軌轍吾友識見髙明所以及此

與黄循齋書

天地陰陽有體有用若只順行都做一般左轉有何作用須是乾左轉坤右運方只會交方只會變方只會生成萬物萬事萬化男女一乾坤也人身血氣榮衛脉絡一乾坤也觀諸身則知乾坤矣且以躔度言之隨天左轉者常星也逆天右運者五緯也若五緯亦隨常星左

轉則决不會有變動災祥吉凶造化亦可推測矣又如
禮經君與夫人交獻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罍尊便是陽順行陰逆行之義

與宋東山書

近又有雙峯五行先後次序圖說某亦見其不必如此
此公學問粹明不知如何亦然惟辨證江西擬議周程
之說為得之自太極圖後令時煞有圖象出了不知叔
季乃有許多龍馬龜文只是不曾見其有包羲神禹周

文者出不知是如何

答宋東山書

所諭自壬至丙方覺無所謂頃刻絲忽之愧此則尊友信道之深行道之果欲罷不能而至如此敬嘆敬嘆至於步月林下心無一事想象道體恍然若遊太虛不勝其樂便是曽點暮春舞雩詠歸氣象然道體不可想象更在實見得分明實見得至到則太虛便是自己心胷何止恍然若遊而已哉當時曽點見得了行不至所以

先賢言其已見大意吾壽卿既到此地步豈不能入其域耶林下步月最好驗夜氣世人於此時都只酣睡全不惺惺壽卿如此自得誠所忻誦但恐只見得靜中靜更須識靜中動又須認得動中靜則晝夜通衢無非林下之月而林下步月亦無非紅衢紫陌之所在矣曾記向有數句云若人大智慧耿耿籠中燈若人大福德飄飄海上漚若人大方便一一空中雨此雖釋氏語亦如知仁勇三者不相離著於一偏便不明備今私及之吾

友謂與天地相似此是說大易之道唯聖人方了得今云頗然見得與之相似恐只是胸懷灑落蕭然豁然不勝其樂若如此則不與之相似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事事物物無一件不相合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方是與之相似是甚麼樣大某則誠所不敢也昔上蔡見二程說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與言固是有此道理賢友却道得大早後來上蔡云被此一句壞了二十年吾友莫只是容易看過否

與蘇坤珍書

四書既能熟復則亦必有不知手舞足蹈處矣始入頭在循行數墨記念成誦其中在精思潛玩觸類而長務令見得先賢解說之外無限好的意思浩蕩充周而於日用常行念念持守步步踏實自知俗人所同欲競趨共走者漸漸毫毛之輕而吾身稍稍見聖賢地步但只見得明便猛勇著脚更勿回顧左覷右盼世間旁蹊曲徑儘有悅人境界只是市井之道非我行坐歇泊處纔

目動心移景象隨變恍然莫知所從則進修之功終不濟事所言詩傳固佳不知孫表所得者何事大率正變萬殊只情性二字而風賦比興雅頌各隨時隨事或可直陳或當譎諫皆流行一正理而已無邪不只是作詩者思無邪而誦詩者亦當思無邪方得不然詩是古人言志底何益哉所謂不能無疑且闕之看來看去疑者終亦不疑矣只須取其為我用者深玩潛體其餘錯誤差舛不必深較徒費工夫虛度時日大闇之招已辭之

矣某歲晚健忘豈升堂白衆時乎到只是此道要致知力行而已

與袁峽州書

承問某有何著述庸謬衰頹安敢妄有議論又見今時圖像解說自為一家者甚多深懼斯道漸有薄蝕湮晦之患所以對人緘嘿不樂騰口近來李侯求說易此書潔淨精微如何著語竊聞判府於軒冕一邊不甚作意非真有所得何以至此但著武已高與皓首青衫者不

同聖賢仕止久速亦惟其可若當進而退恐未盡善但能富貴而志山林隨事酬酢與世間扶植正理不致蠱壞儘有濟益最一件緊要是汲引後學養育人材嘗見南軒在荆湘與文公書多是說學校及人材可進可望先賢用心如此峽郡人物豈無可與語道者第某未得而知之矣

與趙明遠書

人生世間光景無多而汩沒利名蔽囿纏縛自少至老

只在大黑暗中啾啾雜雜未嘗見一點光明所謂醉生夢死意何為耶縱做到師相無伊傅周召之功勲瞑目之日與草木俱腐有誰稱道爵禄貴顯既不關已而方寸義理不明則有大可憂者在此某日夜兢惕惴懼不以底事纍其中者也令時士大夫同我則喜異已則愠訑順者易合而固忠告者難入而疎此君子常在野小人常在位士大夫全名高節者少而玷缺玼瑕者多也

與族孫恪書

收書熟讀無非切己實見得義利公私之判但其間限界欠倒斷割截所謂十二時中無違道傷義之事頗覺大快如曾子吾日三省亦須自覺有克不盡處深自省察學者當於念慮一萌之初剪絶私意只令向中正一脉裏行莫待到事上方覺便是悔亡意思至於事上恤民雖可兼盡前書正説令時勢要一事亦費講明但人生天地間須要為民物作主持既已彈冠筮仕如何不事長如何便不仕得夫子歷聘諸侯孟子轍環天下便

是板樣只是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仕止久速止於至善
如諾陽貨之仕之三子之告驂靈公之乘見南子之禮
皆是事長之法至謂甯武之愚不可及蓋嘉其仕於衛
亂闇闕之際能委曲周旋而不失其為臣之正令時長
官未必至於大無道不過催科聚斂開利源重征役損
下益上此等要在平時忠告善道使心志相孚或有委
折宛轉曲言利害然後斟酌而行又須善諭小民使知
所行之事大非得已若汝不從恐別有不恤之人務行

一切必重受害人非木石寧不感動由是中行告公便是寬得一分處也荆公行新法明道至誠懇勸願公勿做不順人心底事荆公曰感賢友誠意使明道久於世新法必可諫止惜乎諸公攻激太甚遂使荆公一切執拗貽禍當世易中酌損之納約自牖兩句誠萬世事長恤民之要法要在熟玩而力行之也乃為之箴曰人秉良心萬里包括心有動靜該貫事物方其靜時虛靈湛寂公私界限精明別白應感而動理慾萌蘖同行異情

遂判得失以静制動何事非得動而忘静為事物役求則得之罔間食息放不知求蔽固没溺愚智聖狂相去絲忽危哉微哉聖言不易致知力行兢兢朝夕

答伯强姪孫恪書

領惠書知用志之專燭理之明而力行之篤天下道理誠能如此下功夫求之不憂不到聖處所謂悟前言之太易便是喚醒了便是上蔡說天下何思何慮被程先生一言覺二十年用力錯底意思令世人日日在易道

中只是泯泯紛紛醉生夢死有覺悟之時只乍見孺子入井轉首便都是內交要譽一串出來所以夫子言君子之道鮮矣所言公私義利有如黑白全要用心剛見善明此誠要領但亦要有委曲和會處而治家治國便有難直情徑行處蓋家親而天下疎家難而天下易帝降二女而能嬪于虞舜必有至善盡美底道理所以周子言大哉舜也兹其試矣納約酌損不只恤民事長用得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這樣處其務學喚醒則姪孫

令時已入此境何愧之有更在力行吾已見姪孫欲罷不能之方寸見於出言著筆間矣如有立卓窮神知化寧無望乎

與文活菴書

所論人事袞袞本心期望者安在某謂世間人事如水流不盈物生不息春秋冬夏晝夜時刻去者混混來者紛紛無窮無已只是紛綸轇轕之中此心常靜可矣此聖人能事事物物者也向日明公曾說定而後能靜誠

是喫緊學者於萬事皆會說止如隔烟霧如隔窗紗所以閃爍不定更如何會靜心既不靜萬境變遷七情馳逐相與蹙靡纏縛有困而悔悔而覺者有乍覺而遂為所引去者有終身蒙昧全然不醒者某嘗思世之人所貴所重所貪所求不過富貴功名膏粱聲色文繡田宅金寶而已夫盈天地之間惟萬物此天地富有之大業也而天地曾不之有人與天地相似而乃欲有天地所不有而其間得所願欲又不過天地富有中之毫釐絲

忽耳亦何足以為貴重哉惟天地不有其有故無所不有人欲有其有故終有所不能有人心本可以包羅天地而乃為天地之所包羅人本為萬物之靈而乃自為萬物之一物斯亦可哀也已今之馳騁角逐於利名富貴之場者便如春華韶麗紛敷錦繡爛漫鶯花八方輪蹄大地軒蓋艷羅綺沸笙歌紅衢紫陌懽娛游燕闘妍嫓角髙下較優劣稱意者矜誇不如意者羞沮飲寢酣夢自道日日如此一旦風雨作惡紅落成徑緑暗漲天

人跡沉沉園林寂寂益傷感而增悲戚耳達人大觀便無此事公久到地位幸以向上一層指教之某向聞公言大丈夫須要淫坊酒肆皆去得此却是說成就了地步某謂方得其門而入便隨波逐流恐又是天津橋上看弄獼猴也且欲恁地斬絕待撲殺了四强賊却洞開門户如何向來沈晦見和靖問子見南子尹云不得不見沈曰先生敢見否曰不敢問何故曰只為某未到磨而不磷湼而不淄處某深佩斯言以為學生當隨分量

漸進然易中如閑邪存誠成性存存雖地位中人亦須要無時不謹也長學生忝薦無非鄉之大老道德文章薰陶漸染所致第此事易以驕人趨造函丈望砭訂愚頑令立深雪坐春風小小學生蒙賜瑶翰訓誨期望如此何以諭其感耶所謂根本於一廉推行於一勇此二字未易承當更當反求其實勉而上之求以仰副盛心至於心誠以求之才力以充之始始終終敬以將之之訓此又小子狂簡終身行之者也

與黄循齋書

喜聞九重眷遇日隆一日何天之衢方將坦夷四達惟至理融明定力凝固超然大觀一毫無以動其心爵祿可尚也而不可貪也富貴可有也而不可懐也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不容忘情也而不可得我而為之也稱美之言譽徳之辭可聞也而不可好也賢能者舉之用之妻之仕之不必待其有求於我也愚不肖者遠之黜之絶之不必謂其異於我也異我而是舍己從

之可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必行必止可也可進則

進可退則退無必進必退可也萬事紛糾而一念真正

之不移萬慮交集而一心正固之不易人慾至此消矣

天理至此安矣學力至此定矣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

悶所以處大過者也雙端之貽明公贈以財尺紙之敬

鄙人復以言

與宋東山書

尊友鄉約講說極有功於後學然這般處極淡極深極

難卒解要他立脚入頭須是他憤悱自來求益方好如强與之彼亦輕視褻置不以為貴聞蒲漕使招來甚佳古人抱道守素必待其求必待其問然後以序語之彼未虛心徒然為說便幾失言而迂腐鄙執之名往往由是而起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後輩明敏聰慧者甚不少只是著意時文獵獵誦聖賢紙上語才講得此便道已曉了殊不肯潛心研究所以退省其私不曾行得一句一字原其所以都是舉世利名相靡相尚師友講

磨父兄教詔妻子期望朋友里閭稱譽贊歎不出乎是
引得人心飛揚馳逐無一息停如何肯信性分中至德
至道是乾父坤母分付來底他既不肯順從父母之命
却要在天地間立身只道父母寬慈都不管共為子職
的一分不知將來做甚折合此某日夜浩嘆無可如何
而汲汲自照己身恐有人亦如此為某浩嘆也承知科
舉文久不作且不覷有以見求道甚切味道甚深欲罷
不能氣象夫功名利禄直身外事有道者視不義之得

真如浮雲但古人不能忘情者只欲得君得位施其所學而已某每拜書尚以此相勉者只欲尊友得時而進上慰壽母之心下副蒼生之望耳非謂兄貪於此而從為諛説也所謂好獵之心又似不同好獵是荒怠私欲科名本是正上蔡只不合説禮記利鄉舉所以程子言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病痛在利字上非責其應舉也

與東山宋壽卿書

唐虞成周九德三物之教却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

故人人自幼至長安其所習德行修而人材盛至夫子
時則難矣春秋方趨向功利夫子專尚道德速肖七十
真可謂狂瀾之屹然者而顏子獨稱好學則顏子豈特
七十二子之學哉志學聖人而已惟志學聖人所以只
在心性上理會於人心惟危全然斬絕了擇乎中庸一
善則拳拳服膺亦不止於怒過二字夫子舉此以答哀
公亦必有意以某觀之喜怒哀懼愛惡欲雖均為七情
而末後三字最重濁為人心深累若欲變化氣質當先

從事於此次第當初顏子此處已輕却只在怒與過上
作功夫便是曽子三省夫克已當從性天倫理處克將
去人各有所偏須自點檢不容執一論也後世只是學
問文辭太勝義理全無董生能識之而時不見用所以
功效不著這處亦有些天意在本朝碩儒輩出亦是聚
奎之氣使之斯道之傳自濂溪始至文公而極然其始
也可以扶持治世其極也又徒載之空言尤可慨歎台
翰尾閭一前言一往行須將身體認實踐極是緊要不

知後來有聞而踴躍者否若夫伊尹之志顔子之學說時止如此須要真到這地位是甚次第貢禹毀廟說漢儒議多叢雜難攷證只須用文公中庸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章句或問解說一段極是分曉諸家都不及此之精明也尊友合下元剛果只客氣稍勝今既善自變化便是橫渠上蔡輩地位更沉潛涵養又有勝於此者二三友用功悠悠往往只是名利之習未盡夫子言我未見力不足者蓋為仁由已心一專主便是但只恐理欲

交戰不真信得道理過則不免夷猶歲月後輩則十分向時文一邊自是難説然恐亦有自然解悟者出也

與文活庵書

學生領教帖賢回與點之意備見于辭訓誨期望與師父教詔何異後生晚輩幸遇如此當拳拳服膺欲罷不能為遠大計豈容輕效世俗喜於進取而不思天地間聖賢事業哉蒙賜以神丹感甚幸甚嘗聞人有内丹方服外丹謂水火相濟耳某獨居静心不為不久然血氣

早衰已在中歲今稍窺見聖賢門户未有進入而筋骸四體若不相隨故時需此以祛疾冀少假之年終聞至道非敢有意煉氣希真之事也昔伊川嘗合藥與人有時自笑曰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亦與先生今日之意相類

與袁泰之書

惟潛心進學必已得其門而入矣本經自不容不精究但勿止求為科舉之學周官乃姬公治國平天下之法

制然皆正心誠意中一理流出須於文辭義理向上體認聖人之心見得莫非天理流行異時此身得君行道便舉而推行便是周公事業若其不見用則亦可施之於治家治身家與國元只一理只規模有大小若能使貫徹多少快活今人讀了專用諸時文身與經自為兩途有何濟益如論孟都是說心法治法大學中庸皆然詩是心之吟詠書是心之典則軌範春秋是斷案易是包括總統心性之書改頭換面都只一理人能於周官

制度認得治心修身之學懲是進了鄭解儘好看只尚
有時復出於一己意見非聖人豁然大公處其論荊公
之失則皆得之井畫一事亦難考大抵當時只說王畿
一處可經理如秦川似亦可行其他土地不齊恐未可
一一經界只如仙郡如何用此法只周公作經不容不
如此立法當以意通之難為執着也某所居之對舟車
民廬闐然成市雖掩門橫編耳根啾叵困思青城山後
有隱者三十餘年人莫知所在或為樵者見之歸語衆

共往則巖間留句云數株松栢凉無限一沼芰荷清有餘若被旁人相問詢老翁今日又遷居有似自家意思而某則不願學此也

與黎世英書

伏惟山間靜適西疇南畝之餘澗禽幽吟野芳散馨開軒展卷真樂融與足以極天潛地洞悟萬物之理而與聖賢翕然大公之心契合忝會此賢友之所得而某亦以是期望欣幸於賢友者也時文之學不過一年可成

每見吾友衮衮俗事不得相與審訂商確令欲出而又阻算來此事何日可了天地間紛綸雜揉日復一日只要心不累著接物而不為物所物應事而不為事所事如斯而已大綱是自修進學會至理於心而著之於用功名之念未去則以餘力習文章此亦游於藝之遺意富貴在天窮通有命只看信得過與信不過耳勉之勉之

與子姪言浩氣章

養氣一說觀程子浩氣一章是見得孟子十分透徹知其為坤學故以直方大配之看其兄弟與門弟子講論於此十分精明而屢言之文公只為上有縮字故云以直養氣然自反而縮只是自然當理之直恐非以縮養氣大剛直三字似是浩氣本體且看坤六二直方大便見得此是三德大是對小而言剛是對柔而言直是對曲而言其不言至直而言以直則伊川嘗云如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語勢當如此文公云直字

連上句則直字似贅似言直與剛只一般既言剛則不必言直以某觀之夫子言好剛不好學好直不好學則剛自剛直自直别是兩事不相重複雖縮字是直然縮亦是義理自然恐非所以養氣氣本直矣若更將一箇直來養他則直自外而氣本曲矣安得剛大又以直養却似告子義外之意且孟子只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則善養只是涵養培養存養如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便是如揠苗助長便不善養耳若以直字

連下句則是氣本曲必須以直養而後始浩然恐非浩然本體且文公云蓋有甚不得已而當時亦不以為十分端的只為連箇縮字後來文公於盡心章論游氏之失有曰至大至剛以直是孟子論氣之本體則又以直字連上句所以某見得如伊川說方穩

與黃循齋書

明公春秋雖未高而疾病疢痼與衰頹等經營四方全藉膂力坐困弱質豈勝豐扛如眞誠懇切言之九重聖

明必深加眷顧矣然後窮理盡性怡神養氣斟酌饔飧
以時調爕必可破拘攣而引遐齡也某籠鶴喜脫而氣
血就衰無日無疾子舍漫勸加飧豈容強嗜蔬食菜羹
隨量易足惟耽羨義理無窮精思熟玩愈知其好於坐
作語默動容周旋必欲求止於至善而嘗不免過與不
及之偏老將至矣為學如此令人長慨數十年前用心
之差而虛度歲月也竊惟令時圓冠方履極情致思於
科舉之學而自己性分絕不加意所以文物盛而人材

稀治道日衰時事愈促此時正宜講明學術德行為先而所急者不在時文當刋剔人心之蠧引之於聖賢逕庭於夫人動容周旋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處痛下鍼砭俾或有用不然春花秋妍娛情悅目弄倒世界正坐于此

與教授王復孫書

世間聰明俊拔非無顏閔之德性游夏之文學亦嘗備歷險阻艱難造次顛沛至於擢科筮仕浸溺於名利物

慫之場道機變為趨時以圓轉為了事矮[?]總殘燼生柴菜根如隅幾塵而讀書守故步者便為義尊禹鑿道之不明不行可知而賢友書書言問學之不進言言嘆事業之不修豈特寥寥之晨星哉道與事不相離動容周旋逐處便是只有精粗顯微大小之間隨遇而中將來必有會萬有於一元合散殊而無間者某衰晚無似欲盡日掩關靜觀我生泝源徂流而柳絮欲停風不住又復一笑而起四顧無可與言則亦聊復爾爾

與前人書

君子以一身應天下之萬務至中而止由敬而入中者天理之當然敬則持守此心流行乎一中焉耳性中仁義禮智發為孝悌忠信百行萬善莫不皆有當然之則所謂在中也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焉中秖在也其運用酬酢動容周旋嘗難於得其中者不知持敬而已敬也者莊肅謹恪耳目手足心思念慮無一輕苟焉斯有以見夫所謂中日由之行之至之終之其始若拘牽鈍

滯矯激迂踈及其涉歷之久應接之多持守之固自然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毫釐絲忽動與中會而不容為言亦可謂小成也已矣夫道不離乎事事不離乎中中不離乎心停停當當渾然自然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古今無二道聖賢無二學愚不能過為之說也醉獨醒濁獨清大黑暗中一點明敬以此為希尹喜智慧籠中燈福德海上鷗方便空中雨謹借此以為希尹勉希尹鄉之善士也癸戊午科同避地于白水相與講求聖賢

外事惟性中天理是靠實合從事處其初甚覺走作間斷有時不知不覺又入他處去元是心中私意未盡所致覺得入此學須以思無邪為先然後繼之以毋不敬的功夫蓋心應萬事天下無一件不是自家當為的只喜怒哀懼愛惡欲易以移人須要見得此七件如何是正如何是邪如何是酌中的道理覷得分曉方可主一無適每事做教徹頭徹尾才思量不到便差錯行去不好處了最關係利害處是一己一家親舊所識窮乏勢

要不可斷絶極要照顧令合於中才無情便是木石死灰才有情亦易走竄去不好處所以聖人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危處是要審思精一允執是要主一無適而力行孟子存心存此者也求其放心求此者也此事言時只是如此惟體認踐履須十分下功夫初學非十年不見效如賢姪孫亦須五六年方有所得待到更事多致知久力行熟自然見鳶飛魚躍戾天躍淵聖人順萬事而無心天地溥萬物而無情

語門人王三應書

南方之强以柔勝剛北方之强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于南亦不偏於北矯如當矯揉之矯過與不及當矯之使歸於中也又論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曰鳶嗜攫之禽也今自下地飛而至天自然順風勢而游揚不待用力胷中自見舒暢魚貪餌之物也今自深淵底踴躍起來水上非是使然心中自見歡喜看他戾天躍淵的時嗜慾俱

忘了道在天地間昭著分曉人能用力學到中庸之地
自見他有妙理即是此意

誨炎卯

曾點言志浴沂詠歸異乎三子自是他見得夫子之道
不行於時莫春不寒不熱紅稀綠暗童子冠者是天真
未漓氣質淳厚正是堯舜之世前非三皇後非三代泰
和極治無以踰此先儒以為有唐虞氣象夫子每樂堯
舜觀川上之歎便自可見曾點於諸人務進之中獨得

此樂夫子喜而與之此章與吾斯之未能信相類然點只能言之而已故孔子於門人只言顔子好學大率孔子之教以務内為本其於利祿不欲貪泥懼學者以此而失其本心爾

誨誼儒姪書

知讀過國風夙興夜寐吟哦上下得性情之正便有永歌長言不足的氣象若更讀得雅頌畢時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不足言矣國風雖是變而人心淳厚至正

開口絶無忿戾怨訕可以見當時人心而因以知先王之澤淪肌浹髓當初是幾多涵養漸陶以至于此非只取其詞章而已也令人所謂好詩只是寫景狀情贍炙人口否則工於誇鬭諂諛取寵於世而已康節言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知道者烏能識之姪所謂以戈舂黍功夫到時黍自白只要持久堅忍而已承問某自得之學某向從樂活蓮蕩二先生遊畧聞一二語言心心念念持守思索如醉如狂莫知涯際後來都覺得從前做的

事多只不是不知那時如何如此近來竊見得盈天地
間富有大業萬族萬類改頭換面紛綸膠擾於大氣中
天地只做包裹包定隨遇對付元不費力所以生萬物
時只一箇生便了亦無許多生了後來的節目故易簡
廣大聖人之心亦與天地包裹的則子一樣應酬事物
只用一理付將去元不勞力具著書立言只理上發出
後來人思索之却有許多藴奥旨義聖人說時元不計
較到此今若不大定心胷包定萬物徐徐接應來者疇

答去者恁他却要一一將迎如何了當又一様入身去萬類萬族中東窺西看貪南愛北志意走作而物慾紛起便似紅塵紫陌花柳嫣妍歌臺舞榭逐處殊異我更輕裘肥馬挈榼提壺馳騁賞玩少間時異景遷風雨摧落一向岑寂更無些子意思紛華中須見得索寞境界冷落中須識得溫暖氣象便能了當世間沒緊要的事而此心方會到天理流行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字溪集卷四

宋　陽枋　撰

書

誨少箕炎卯侄昻

向來曾說見得天地一箇大裏萬物零零碎碎盡在其中相爭相靡相誇相耀各自見他别有世界可喜可樂而不自知特滄溟中一浮漚沙礫初何足道那是如此說正欲姪輩大做心懐令與天地同其廣漠則自見得

世間萬事萬物都不濟事則心體靜虛豁然大公仁道流行無邊無際富貴利祿金珠寶貝屋宇田宅顏貌容色青春芳年紛競馳逐從此剪斷想後來所存亦畧見得是如此屢覩來書於言語覘之矣此知崇之學也今既脫得此一邊了却又須於事物紛擾轇轕之中觀之會通以行典禮春夏秋冬生養斂藏富貴貧賤浮沈利達少壯衰老飲食起居凡人情之所不能免者都一般一件與他接應酬酢令各得其宜各適其所而於應事

接物處把前日高明廣大道理牢守堅執隨宜區處而終不為他事物牽引帶累方是裁制得宜便見仁義準則只是恁地更無不知不覺被他纏繞喚去做拖泥拽水的事矣所謂隨而不隨方不失為隨應而不應方不害其應便是能定能應無將迎無內外此則聖人於天地相似的意思不是禅不是仙如此應來應去漸漸熟了便見得化而不測的氣象似此下功方是有用之學所謂妙萬物者亦初不離乎萬物也若都齊遺了天下

源頭理會而散之於事事物物方得濟事吾向來所言為知崇説今所言為禮卑説當初不言此一段意使姪輩先窮究天地大本一邊做然後合匝若知崇禮卑一時衮説恐又晦而不明煩擾紊亂則學不成所以又似與前賢不同者此則劣叔各有見而如此不欲拘於先賢之法門而要歸一致而已承報及讀詩傳不覺吟詠之深夫求道亦如此未見道時只知浮世濁俗日夕所見似當然如此既見得至道了外面紛華便不干事所

以行起坐臥云為動作只知參前倚衡都是此理靜時如醉如癡動時如顛如狂凡作一事做一件必誠必敬蓋心志精專用功縝密古人事為多如此今世忽畧怠慢窮智力以求利所以見人詑怪他元不知其味不見其好也且如今時得一件古者製作便十分精工妙密令人做他的不得便可想其不是一朝一夕草草倉忙的事令人讀書便要及時省觧了當便要即日成聖成賢一不如所求當時舍放了如何學得大學中庸孔孟

與姪相遠不能日夕相近動著便說有時合當商量處甚多過時又多忘去紙上寫歸的能幾何乎然心中所言筆端亦莫得而盡甚覺此地孤单只須良明數人相與討議庶道有所開廣則樂何可言進可姪自是通曉明悟如姪與談義理時下亦明知好處境界才言語落時又世俗名利沒溺之態即復如故將來只是畧曉得恐行却難也若要大段曉得須是十分痛將舊習掃除文公所謂從頭抓洗然一番亦不淨且做十年說却須

有得今人學得深知得實的人只開言出語動容之間便見了姪見性未必似進可姪時緊却深潛反覆然後得之所以便有服膺氣象此尹張久暫之別處也某若西歸只於山林村落潛心玩理求所未至不欲更泛泛悠悠坐失難得之光陰也某見今時煞有圖象講說了此學極是支離散漫後學必多訛誤甚為斯道憂如今玩聖人之言惟日孜孜猶未見其當來本心是如何才見些々子小小徑路便躍如其中歡喜叫呼作天來大世

界喚人共看四視數千年上聖人在何處甚日夜為此懼所以不欲費一辭於聖人經書只求為深造之學耳況世俗各有議論是其所是丁寧痛切言終無益講說一事甚非叔之本心也近來便看中庸大學語孟否何時已曉得的今又不然了姪必自知之此學時時不同年年別有好處

與袁峽州書

領翰肇緘不徒故人之情隆厚其實亦足以見方寸靜

聚然亦豈公用心謙退以塞此地步我大抵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道理自然如此但積善者初不為有餘慶而為之耳承知點得數秩書不虛度日月且自覺嗜學不衰雞鳴而起不知年數之不足甚善甚善此意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相類必高明洞達一疪不存然後說得如此亦可以見教一二俾得以繼踵躡足同此樂否人生到得不知老之將至便是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分量甚亦畧窺見此形象而行有

不至殊自慊悵切望誘掖教誨之某意雖不在仕進郤欲與同志之士講明義理之學庶或有晚輩樂向此邊則與時亦可助扶正道開淑人心亦不為素隱而無補於世也

又

相望千里江山隔人然聲氣應求有非遠近形迹之所能間此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想君子方寸均同此也愈山戀澤名場利肆滔滔歸往不可禦遏而契丈悠然見

南山文公言復小而辨於物是大黑暗中忽然一點光明迥與衆别如契丈襟期又豈止一點光明合下如此融透更願涵養精進須到聖人無復境界某雖不日見睟盎顔色而每於辭氣間决知能了此事如今眼前殊未見知而好好而樂之者某老矣無得欲投閒就僻更讀聖賢書數年而時事未寧邇來局勢又改不知秋聲復如何只須詮隨分臨時相度而已不能預為謀也近上投簪之請甚非本心須鞏不知人意卻以光泉壞之

說外自紛紛某謂掛冠求遷秩大是貪名自家既已不要此物是事都不計較便了何必更求人知邪此世人之失而兒輩乃欲效之亦足笑訝

辭平舟聘禮書程都大名逢辰

伏惟明公自建臺至於閫閫西川之士所以續畫殊勳絺繪盛德者充篋笥而盈几閣矣某腐火宵行敢近太陽飛邪惟明公持一定力而消危疑西蜀生靈倚公為命時邁其福則亦與人之所樂道也某無一營營掩闕

倦坐忽賓翰與殊禮俱來光寵華煥驚喜加集啟緘伏讀知君子用泰不遐遺而錄小善於時事艱棘中創見盛典令人感慨與起但某暮景方得師餘三十年痛自鞭策而烏頭力盡病痛百出加以衰朽侵凌目昏健忘實不堪表儀後來之秀文公反小山操正為素隱者設某非敢膏肓泉石惟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視影崦嵫分當置散耳光霽融明必能憫而諒之腆儀不敢祇拜敬就來介回納名樽跪受薦嘗但恐十分醉而

記問之學何足為人道邪加之崦嵫峻迫疾病零丁去
歲健忘目昏今玆足膝攣急正朱文公所謂無復強健
之理某推頽如此只得分安閒適委順俟命實非臨軒
覓輕後學以為高也寶帖敬用襲藏腆儀不敢祗受謹
再拜授來介回納隆暑漸至步足當騎邊師老矣更冀
感厲將士茂立殊勲慰君民重望憑楮僭越伏乞鈞照

與文活庵書

明公跡欲藏而道彌顯上新美治化思賢側席華職寵

加温旨促名在明公一毫無所加但生民熬熬日在膏火鎮望先生道援斯世席之康莊南寧雲蘿煙壑恐非久焉依戀之所也其自顧摧頹與世乖謬日望温風廬月欲伴幽姿小草娛晝其間不謂化爐穹壤又歸埏埴鈞播中莫自隱退靜思活庵胷次一理融明八荒同宇隨物付予成象成形益足以見其之固陋寒淺恍恍然自覺如徹帡懞樂不可盡為感不足言也但恐一溺宦海把握不牢不無俯仰馳逐之迂濡首觀顚失此良貴

益用戰懼昔伊川言今自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的不得和靖謂只當時起來便錯了真儒大賢尚且如此不才何人敬當以理自守益堅初志黽勉奮發求進此道聽其所成庶無負知遇而已

與蹇晉堂書

某往桃源寓居有靈巖一寺洞徹山後小溪清冷自洞流出寺亦高敞幽邃可以娛志可以玩書然百念俱灰生此浮世無一物可欲只有一箇性理是靠實受用欲

得可共商量數輩共話旨趣而不可得掩關兀坐無言
度日而已伏覩來書立志高孤見道明徹力行靜定滔
滔逝川有此特立人哉肅容企敬懷不能已繼而靜念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鴝鴝易汚錚錚難全
皦糟揚波既非聖人之道危行言孫全身遠害亦有良
躅夫子仕止久速之規孟氏就三去三之論簡兮之詠
考槃之什綽有鳶飛魚躍之天圓融和會左右逢原君
子果無入而不自得也世道轇轕百累滿前何日瞻晤

的坎大過是大的坎則四卦又是坎離之變乾坤變不
得所以為大父母到這裏坎離便不是乾坤矣兩圖方
位似亦各有意未容便咨覆梓之誤也文定八卦只言
巽艮半用乾坤不用與文公坤猶半用乾全不用不同
抑别有見乎

寄示誼儒姪昂

昨趙傳之書云易上下經卦不等對以反對算之元只
上經當十二卦下經當十二卦亦見其用心好學却更

令看上經當十八卦下經當十八卦陰陽爻策數皆等
亦足見易之自然也近权黄都運書見教宋壽卿反乾
坤二卦圖説乾後三畫屬坤坤後三畫屬乾乃隱然之
否泰他以十二月建律呂相生推之亦自好却要不用
火珠林配納甲法以為差誤所以黄先生得得來問蓋
火珠林坤卦是乙未乙巳乙卯癸丑癸亥癸酉壽卿云
坤初六當未六二當酉六三亥六四丑六五卯上六巳
他要配戌乙未乙酉乙亥癸丑癸卯癸巳所以見丑卯

已屬乾是隱然之否卦他都未曉地右運之說黃先生則以坤下生故自酉至亥亥而丑卯巳未亦差講壽卿書尾又引麻衣易當於羲文心地上馳騁勿於周孔脚跡下盤旋此是戴主簿偽書文公所親見而作文闢之矣壽卿未見文公說故引用然未知四聖人如何分心地脚跡又何馳騁盤旋也此回黃漕使書已辨之矣

與宋東山書

納甲不足以比禹文惟權其輕重自是如此然姑以擬

便執定論辯一二年尚凝滯不消亦一件病痛也乾坤坎離為四正此自康節及前賢皆如此說只以先天圖中壘界子不正子午卯酉之中亦看得好但康節謂數常踰之不必乾坤坎離正端在壘界中譬如重慶府主豈必在重慶千里之中帝王都邑亦如此郤須喚帝王所都為中正方得若用壘界為中則凡以何卦當之千萬不必於此枉用功夫論納甲事其不是道尊友無致證亦不是要存近忘遠但尊友所說是律吕相生耳而

納甲又是配六爻法若言起歷自是用律呂相生若言納甲又當從配六爻法兩不相妨而不相合便如伏羲先天是定體的易大禹九疇是尊陽抑陰之易文王後天又是日用之易却不容伏羲之書執定其說而以九疇後天為不可信從也易學有多少千門萬户曲學名家亦無不皆通則有醇疵偏全淺深而已尊友更數年淹該通貫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便無這般拘礙那時胷襟與天地為一百家之說嘘彼小星亦無庸為言矣每

辱惠教雖不能熏香再拜未嘗不肅容整襟莊誦字字句句玩而味之時一展玩以自警省來教謂一語不及毋乃以為不可教胡為發此言也豈賢友之心與氣尚未平定乎南軒與文公書有云謂其怠而不敬與夫因循不敏則可若謂有意逆拒人則内省無是也來教有謂讀書辭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心平氣定而出之可也某安敢過分南軒但以前賢朋友之間每每如此竊慕效之而樂為尊友道也壽鄉言乾上三畫屬

坤坤上三畫屬乾爲隱然之否泰於此十二月建律吕
相生中得之足見用功之深亦是一議然文公啟蒙言
成數中之七九爲陰中陽似與壽鄉言乾卦上爲坤合
至生數中二四爲陽中陰却與壽鄉所言坤卦上爲乾
異後來文公與叟先生言楊宗範說元亨屬陽利貞屬
陰說得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陰坤之元亨是陰中陽
乾後之三畫是陰坤後之三畫是陽此却更當消詳也
夫月建自未而酉酉而亥至丑卯巳序則然也而納甲

所配則地右運也已作圖上呈矣但律呂相生法與八卦納甲各有攸當如先天後天雖不同而用無不合文公與李方子說火珠林是漢人遺法後魯可幾問卜筮恐不如今之火珠林文公曰恐亦有這法如左氏所載支干納甲配合似不可廢如遇屯之比不用屯辭亦不用比辭自推一法恐亦不廢此道理則火珠林亦未可輕議也壽卿言今古治亂晝夜皆否泰之運實為之亦有此理但有乾坤陰陽消長而後有否泰若舉天下萬

事盡歸之否泰則六十四卦中只否泰爲主而不知其實乾坤爲之恐寖失易之根源否泰元則文公屢言其有未盡處不及詳覆壽卿又言能於羲文心地上馳騁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此乃南康戴主簿偽作麻衣易之語文公常與可學言不知心地上如何馳騁此足以破其妄矣

與諠儒姪昂書

蒙和拙作俱善讀易書懐幾句極有至理到尾閒一句

尤見徹可與入德矣伊川謂和靖更在涵養敢以復告某非世所謂恬退者日日汲汲於此道恐歲月之不我假決不為枕石漱流索隱之事耳所附數紙俟仔細看之惟是傳註當時各據所見所聞而言豈能便合聖人之心漢儒雖號近古已有不可信處何況後來自非聖人復生豈能上通千載如洛中諸先賢及文公乃是理精義明故其言可依據雖不舉合聖人之心亦不遠矣

又

得好處便皆善已所以七情不可去一只要在道心惟
微上著意也

又

既於性分義理用功已深覺得胷懐浩蕩活潑又當詳
悉討究九經一遍觀聖賢心法治法立經陳紀規模法
度所以防人情立人極與世迭遷遞降不拘不執曲盡
古今事物之變與夫天文地理風俗之異物産之宜其
間推遷更改淳漓厚薄治亂興亡之故一一看過使自

心通貫曉解然後見得為國為邦致理制治自有時措之宜如此方為有用之才有用之學不然只做得箇談經說史秀才與坐禪入定一般有事到面前便排遣不去聖人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不是觀會通便了須要行其典禮方得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不只繫辭便了須要斷其吉凶方可夫子又言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須要自家了得人事分一日得君行道須是使天地萬物四海九州含靈動植我有酬酢

對副他教各自順道理的著數手段方得如此了方只說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方只說得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方只說得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若猶未也只是瞞人自欺為有愧怍亦多矣姪更勉之

答誼儒姪昂書

所諭性命之說甚見用功深至以某觀之只是孟子道性善一句壓盡天下萬世論性之說無復可議蓋自太

極而觀故有陰陽理氣不可偏倚然理則自無所謂惡而氣則不無善惡之異但太極所謂陰陽之氣亦皆是清明淳厚的到得付諸人處各自地子不同便有善有惡所以前賢謂之氣禀之性然此又是孟子下一層若孟子則直說繼之者善未在成之者上說所以萬世無弊理氣雖同得於所禀却於向上的數層别了譬之傳神漸模漸差不是當初真的了生之謂性告子只於人物生處便鶻崙地謂之性所以孟子後面用犬牛人折

之便自窘了又何疑然氣禀大率是陰陽寒暑有正變
昏明清濁并人之父母情性氣血資質各自不同却用
太極説不得

又

來書言父母性情氣血用太極説不得此固是他地子
不同然末世氣數亦與上古時别且自數十年來何曾
有陰陽和順的一年乖戾舛訛都不是熈熈怡怡時節
加以地氣四分五裂人生其間汲汲孜孜於利慾之場

晝爲夜思都是物慾孟子夜氣之說到此亦難講了此事都不容說也旻先生易說刋亦無妨然此則文公與先生講論卦爻的言語旻先生所得不在是也且如向來二弟問自強不息先生云你午刻要睡時振腦不伏睡便惺推去便是自強不息先生蓋得易於忘象忘言者矣

貽炎卯書

聞汝得韓帥舉次任便可求教官用功讀書窮理必有

進步也世道紛紛瀾趨川決立脚者少今時正如百萬
衆人羅綺紛雜膠膠擾擾遊於百花園林錦繡巷陌春
風駘蕩光塵飛揚高軒大蓋朱輪玉驄衝奔戛擊悦目
娱心莫知所止却不知春樹盡芳年減人散馬寂景變
象移有何着落古人謂萬事看悠久只有聖賢與天地
相為無窮耳餘則浮花浪蘂剩紫閒紅旋開旋落濟得
甚事吾祖宗世世積累故渾厚善良之氣鍾萃接續子
孫多有賢質汝與開二亦可人意只是要力學力行詰

彼道真入見聖賢了當已身復以傳子孫而及他人此亦是仲尼顏子樂處一件事也我瓜熟了亦欲掛冠退休若更陳明甚覺失了本心此却待為汝言之耳丹藥時亦服數粒頗覺有益然全是盡心默坐存養則血氣不至頓失也

答王三之書

雷風恒風雷益之義且如雷聲自空而下被風更送他來如墜在人面前使人震竦便生恐懼修省之心所以

為益也雷聲自空而下被風却送他遠去其聲漸小人
便視以為尋常不生恐懼修省之心所以為恒也嘗在
鼓樓下聽便曉此意當擊鼓時適然有風吹送鼓聲來
震撼只在人耳傍便是風雷益之義當擊鼓時被風送
鼓聲去其聲漸遠而小便是雷風恒之義又曰離為陽
卦而陰在其中坎為陰卦而陽在其中此是陽中包陰
陰中包陽之義曷不觀之火乎火之光明可以照耀四
方八面而火之中常黑莫能自照是陽中包陰此離中

朝貴不復有所干求仕進灰冷唯小兒洛啞不已謂姚著郎云考致仕有贈典及泉壤此專求教官歸更忍恥三年而入山林究竟所學耳近到文考功處渠雖事佛而於易學大非世人所見此一日問離卦中如何有網罟小過如何有杵臼夬卦如何有書契咸之九四夫子便說得許多何思何慮至屈伸相感一段出來足以見其見到識明用功極深非常人比便是希聖之學其畧隨見答之文文亦以為然

與前人書

昨所疑數事間有索之過處易學只看卦是甚卦究其名義大概了其六爻雖各隨時取義然終不離得卦毋又只順聖人言辭語脉求之便得其正亦不能執定拘前賢所解若有不通須玩究却只要平易不要崎嶇深遠不必背畔自為之説如夫子彖象繫辭傳是多少分明顯著若説道理斷只用夫子為準不過詳明之而已易元無出於聖人言語之外者只是力行求至行得一

只是自家的一只行得一事是自家的一事行來行去到那快活時和前時講不得的也都曉了若行處有阻滯抵礙亦因以見我所講不通不明處易學二百餘家當只詳看伊川晦翁所言便有八九分明了衆說只須猛省一觀不必人人與之辨析如入通都大邑看珠玉綺羅文繡鋪席處處熀耀花眼亂心到底只有正當靠實一兩鋪只主意於此買賣便了安能徧遊眼界遮攔令盡乎姪年已如許才見聖賢地步分曉便勇力進步

且直截去源頭坐定了徐徐縱觀四方八面儘不勞心勞力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氣象若今時只埋頭章句文義煞煞有旁蹊曲徑萬水千山到幾時鑽得盡此是十四五二十歲時學來只得濂溪與李初平說話便如此所以某言千書萬紙不若對面說一解為活阜也今既各有縈絆只務見是行終有到處

與誼儒姪昂書

此番煞有曉解精進處更極致其知而力於行道無終

窮愈玩愈明愈求愈有蓋一爻一象該天地萬物之理假使心思雖窮得至却未曾遇得此事亦輕易過了又復廢忘一旦事來又無以應之所以學者只大概說得易而終不能用易也聖人心與天地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方寸間事斂而為一散而為萬隨處隨足隨應隨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無非自然學者須要十分用力推究把持玩味縱未到得以一貫萬亦會有五六分浸浸不已豈不渙然怡然矣乎勉之

與誼儒姪昂書

所言乾健之學安敢到此不勝赧懼但拳拳自勉希見此氣象而已所謂肥遯之心甚勝則其實欲志嘉遯之文而未能肥遯者合下超出利名仕進之表不與世相接如其則奮身場屋獵取科第但見世衰道微志願必不得伸毅然投簪實非得已嘉且未能豈肥也哉老而益壯此王復稾之言可以警衰起懦却入聖賢閫奧不得賢姪自言讀書之功拈起放地昨蒙希尹惠書正說官事

埃塵都不成學某答云吾人幼學壯行公既自科目中
出職司訓導身居幕府所幹何事正當於日用常行泛
應曲當件件物物以當然之理酬酢令無愧於心即便
是學舍是不為更於何處作功夫若必待閒則合下莫
染吏俗如顔閔様方得賢姪且欲架閣易起看春秋某
謂易之理隨百骸四體不呼自來不求自應左右逢原
如何架閣得且易與春秋相為體用易便是春秋之體
春秋便是易之用明得易則曉得春秋明得春秋則易

在其中矣姪謂春秋真出於聖人之心法微顯闡幽為
可懼大概得之矣盍不思夫子得易之妙用耶夫子得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於千百世之下不得已而作
春秋寓刑賞勸懲於一言之間精微妙密曲盡當時之
人心天理而警省萬世之人心天理無非闡造化明王
法揭中正杜邪枉扶人極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大用
未易以管窺蠡測言語盡而文辭釋也游夏不能措一
辭劣叔謂非不能措辭聖人言近而旨遠簡而博淺而

深不容一毫有所增損雖欲措辭多見其不知量只得默識心會而已所以伊川終不肯解釋畧說數條以開後學煞有好意思在文定不得已而釋之其間盡引伊川之言其餘皆叅帝王之法文公尚云但不知當時夫子之意果如此否則此書當研精熟玩而未容開口也劣叔近往常德正與長兒評訂一二今吾姪偶及此畧述其懐以冀沉潛玩心也所言俟求僻靜教官一再消詳夫歲月易過官塵撲人終無暇日某以為或再看也

字溪集卷五

宋　陽枋　撰

書

示姪昂書

近來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乾之爲雖改頭換面取象取義各自不同只是一箇乾道變化得恁地所以一爻便有一天理纔天理處便只是乾兩間萬物萬化雖陰陽四時山河大地輾轉生出然都是乾健

為主當借他面貌模子變化使形色散殊羣分不同而已只如人一生有多少膠膠擾擾的事元只是一心對付將去對付得成時只是一箇乾若心纔不健處事便不成乾所謂健非強猛勇敢之謂信得過看得徹行得竟處便是雖順亦健也某見得如此行有不逮每勉欲及之心力向衰照顧或不前如姪以為然望力行之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悅之蓋信是真實信得過便不脚前脚後照東照西徹始徹終便是打得關透時

氣象宜夫子深以爲說也六十四卦只言九六不言七八葢九六則能變七八變不得了元下半截屬亨亨上半截屬元下半截又屬利利上半截屬亨下半截又屬貞貞上半截屬利下半截又屬元循環無端不見其始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即易易即道如何隨時變易却從道若晦翁在時此也着問不知當時門弟子如何亦不能疑難及此辭變象占是就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上說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是專就卜筮上

一時皆然自始至終自終反始此事甚大孔子於乾之彖言之豈可容易閒看過伊川取辭不取象亦未安蓋有象之後方有辭以明之聖人取象只舉大綱的如乾終不只是這天與龍及人君兩三事象有言聖人者有言君子者有言先王者亦只是舉一義以為象便如畫卦影子一般錯綜之法只是三數之五數之甘節伯夷叔齊也苦節龍逄比干也愚夫昧易而不知非不知也不能明之也才士口易而無益非無益也不躬履實踐

也童蒙有易而不露非不露也無人導之也太極日日判兩儀日日分若理會得面前的便可理會得圖上的理氣妙於無跡其體由象數而立象數顯而易見其用該理氣而神或謂乾坤生六子當初畫卦時元同時生只是旣畫之後方見得是乾坤生六子

與宋東山書

近得觀友兄易學一二如乾自是有許多樣說話但尊友言之太詳不便說得那一箇乾如伊川解文公尚云

說得人事儘好只是本卦爻未著實蓋遊騎太遠不免失中軍將也古聖人合下便說出那卦說中那爻後人猶自解脫不得所以先賢人一一疏解已說盡了只有些子未周緻處更從而為發明之便好若要旁蹊曲徑一一推窮尋究令無遺逸是多少言語雖極心思費辭說萬萬千千終說不盡而我反斂精散神而支離蔓延矣其之學只是見得一句明便要行得一句到才行不到終日憂悒求其所以不到之因而必要至之徃往解

說疏畧而于前輩議論不能遍閱亦自知其有寡陋之失矣

與黃循齋書

伏拜寶翰之來整裾莊讀如坐春風曲蒙戒名俾承謦咳曷勝忻懌今之世望穹職尊不以富貴自高則移氣養體孰肯篤志斯道縱有意翻閱亦不過資舌本懿文華而已去聖賢豈不邈乎逕庭耶吾鄉不以軒冕累其心而有志希聖者惟明公及文趙而已然年皆半百遭

值時艱胷次大負抱久矣卷而懷之後輩利名纒縛不
肯擺脫聞一言半語以曉解心性此實大可憂者如公
力可成就晚俊盡擇其氣質可與語道者羅而致之食
息言語步趨皆有所養異日成就出為世用必有可人
意者此性善先生素志而不得遂者也公以為如何某
比到此時獲見學齋惜其登舟臨別不及細叩所得蒙
惠類藁亟啟而觀見其論河圖數九乃本之鶴山正與
税巽父所論不同疑而啟問學齋云曾見魏立齋說文

公晚年亦如此改正圖說矣但朞却未之聞抑未之見也啟蒙乃性善先生所刋親為之䟦未曾說九為河圖加以希夷康節所傳亦不如文公之語意學齋亦尊所聞而然耳似此便是後學無所折衷道終不明矣

與趙傳之書

來諭云學問是靜中涵養為第一義令人竟日欣然此便是文公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的氣象賢友識見廣大自得已深云胡不喜但又云體驗省察隨所發處

逐件整頓則臨事讀書都覺有力如此却是涵養而後體認意似倒此所謂聖人將許大始終萬物着在艮卦上以靜為本動為用恐着在兩字未瑩八卦之義皆是自然不待聖人安排然終萬物處亦不都是靜煞有作用在自出震至成艮都是運動流轉無一時停息如秋斂冬藏看他斂藏亦多少用功着力所以聖人言貞固足以幹事幹是十分用力在艮是時止時行動靜不失然後其道光明靜中元有動也夫子仕止久速便是如

此前賢以明鏡止水比聖人他終萬物始萬物便去了寂然不動之心畢竟形容不盡賢友言屈伸至崇德數語甚都要如此看高意以爲如何文公賜祖師帖中語賢友看得甚好足見大有長進矣某老矣掩門兀坐於十二時中觀三百八十四爻焜耀流轉就其間求乾健不息之理而捉摸不得徒切浩嘆而已聖人逕庭遠不可到

與趙明遠書

比蒙諭諸儒訓解元有説未盡處足以見極深研幾用功精緻但天地之道紛綸雜揉變化消息無有窮極自是先賢不能以言語説破伊川道説得七分算來有七分在後來文公備論詳説亦只到得七八分萬萬千千如何説得盡如今只於先賢説了處與他疏解已大費辭元無窮盡況未説到處乎自強不息之語易説而自強不息之事難當一日之間多少事為能自強不息使件件純乎天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終竟一日便是日至

如此存心煞是功夫力量方見得易之難行所諭虛心靜對忽有所見便是復小而辨於物須是有懽喜活潑處了至於乍見隙光餓復失之便是未能自強或作或息又被私意引去矣然見得失處煞是好了可以體易矣其坤卦謬論只是說一卦都是坤順當初如何有戰野堅氷之戒蓋是陰才一些不順便有此害人才一些不順便凝固物慾堅不可破疑陽而戰野之事其隨時取義自是不同然只要一箇順便無許多不好事文公

謂占得坤卦便是大吉之卦則坤本自好何常與陽爭只爲沴氣激成方不好陽生於下已是有朕兆以陽健而進勢欲消陰老陰凝固嫌陽之來自是戰何疑之有

與前人書

伏領賜翰句句謙卑自牧想判府作此書時心和氣平融然天理之流暢更有甚人間富貴爵祿在方寸乎自非觀象玩辭深有所得已自知之而人所不知安能如此台意之所到亦其意之所到曷勝喜慰忻懌邪所謂

知四十九年之非便是豁然大覺悟雲捲而日中天雪
消而春四野文公論復其見天地之心有云如大黑暗
中忽然一點光明便灼見天地之心判府七七四十九
年一旦解悟非七日來復而何然此心元只在我不是
今日方討得只從前有些遮障未能致知格物被世俗
昏昏引去如醉如夢今忽被書來喚覺見得天地廣大
聖賢事業本自如此樂不可言矣昔人有云我向大羅
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雖則幻言亦有些意思但向

大羅時却不是便了更要與理會

與前人書

判府玩心義編妙極閫奥天理一説不徒言之知之好之而且樂之自非識見高明洞見天地萬物之理與吾身出處語嘿周旋動作同一流行同一運行安能及此便是身到長安四方八面道理交貫千門萬户逐處洞開令人倍萬喜悦雖則如今已到地位然便須委曲周折仔細與理會過向有人以譙先生見得見乃謂之象

一句則三百八十四爻都在其中問文公者公云此只好說話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多少事在須一一與研究始得今判府既得其要領更望詳其節目

與前人書

喜知官清事簡留意易書今時不以好爵自縻而篤志好學者如判府文廣史二賢皆能不以富貴累其心而求為聖賢之歸蜀雖佔危殘破而生意不絕者以有此氣脉充壯之耳天地間賢人君子所聚便可卜旺氣向

失自二卦之後則變化生生却多有悔吝凶咎所以夫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則或吉或凶却在八卦八卦相錯之時所謂兩儀四象只是純然健順之氣那時未見吉凶在卑意謂玩易只須於四聖人卦爻象辭平易思量去使純乎天理之正勿以後世人偽私慾參之并勿引惹背意方見得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潔淨精微而吾之所以日用常行都自有純然天理一脉平平坦坦安穩快樂所得

自是可通大抵河洛兩圖是道之體用凡所謂道無出
於此兩圖之外者莫不皆通愈求愈有只是要入身子
體之為難只如孝弟二字一日十二時中有多少未盡
善處須要行得似曾閔充而至堯舜方是極頭來諭震
乾巽艮坤兌變而坎離不與亦看得分曉然兌震巽艮
凡兩卦倒轉成一卦如頤大過中孚小過文公以為皆
是坎離之變頤是大的離中孚是厚畫的離小過是厚
畫的坎大過是大的坎則坎離未嘗不變更細思之近

來熟看雙峯五行生出次序并金陵擬議周先生二程
先生之說其釋周程則善矣五行生出之次如邵子天
開於子地闢於丑乃水先生又岐黄書論人之生也男
先生左腎女先生右腎都是先生水其金木土聖人言
其氣雙峯論其質又言程子未見濂溪太極圖更當詳
思熟議也聞執經問道者甚衆此尤當今仕進者之所
無然其竊有一說姑以見意夫光明者聚蠹之階錚錚
者招怨之府有明倫之主而人情含此安之此固慕羶

懷德不容卻去但謙謙有終勞而不伐功而不德歸美
從長無形一言然後為至希夷謂名者事物之所忌宜
深體之所謂一陽至六陽踈密始難終易之說甚看得
好晦翁與門人亦曾以踈密處為難說足下既言六陽
則六陽亦然陽固難長易盈卻方盛時已有衰倚之陰
之盛頓然便在眼前卻不知如何亦如此先踈後密又
春分卯中秋分酉中與卦不相應這處亦難說康節如
此言時必復有意乾鑿度亦是一件文字但易書除希

夷康節伊川晦翁之外或得或失中間亦豈無是處又如朱漢上輩亦有好處亦有不盡處惟麻衣易是南康戴主簿所作晦翁已辯其偽此却不必讀也

與稅巽父書

伏覩啟蒙小傳自圖象至卦爻及上下經皆不離乎九仰見用功精密之至益用降嘆但其間畧有可商量處序中取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此漢儒之誤前賢已詳辨之矣恐更不必引用後學必生疑惑也河圖虛五

與十闕子明文公雖曾如此說却別用起一義以圖觀之則未嘗虛也下又言河圖洛書十無位洛書則可言十無位惟河圖則十隨五在中所以文公啟蒙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則是有位矣所言六極與五福同居九疇此是洪範所陳耳箕子亦不敢分明說六極是十洛書分明除却十數今既言易學只當據圖中見在說所言文王諦玩洛書而作後天邵子止言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東南長子用事

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偶又曰震兌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尤雜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全故當不用之位似只言八卦交而為後天文公亦如此說却未見因洛書而作後天之法象也所畫奇偶圖奇圖甚穩偶圖二屬乙十屬癸此兩數俱歸坤令乃止言離巽更有說否十數蓋乾坤鎖了頭尾而六子居中也生成圖較差他處尚未活然恐更有深造千萬下教

劄

代上謝司諫劄子

某頓首再拜猋令春事縹緲萬緑紛敷恭惟某官仁義前陳嘉猷辰告神休正直台候之福如川之增某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有嚴吏墨上塵記司伏祈省視某月儀長語不敢效世俗竊惟先生以忠正誠明之學格聖天子好賢樂諫之心九重寸地清虚四海受福之地也天下受其賜者造化亦厚其報當然之理耳自天申之夫

其合陽晚後粗知讀書自習聲律已服大名於方册繼
記年誼惟不獲叙團欒之拜情分竟踈濶鄉閭歲被邉
禍寖寢不可支持豈無巧婦奈亡餺飥之資何其久有
江湖心而義不能昨春攝守昌溪今已獲汰而本闕亦
遂過滿勢可遂其瞻依之情謹述愚見裁成短書因便
申繳望賜覽矚借順風而俾之前浩蕩之懐不日傾寫
伏楮曷勝拳切

通夔守田都統劄子

其半生碌碌未得晉謁光儀每聞襟量豁達浩無邊際
用不敢贅時俗長語上瀆融明首乞崇諒其前年奉華
光先生誨語聞談及判府碉門雋功老仙撫掌擊節稱
誦再四坐間諸名公莫不欽服判府投機應變之妙畧
不世出謂邊鑰得賢如此太平有期咸欲賡濇博遂婆
之詩為判府賀比來老仙視師漢沔乃煩牙纛鎮夔殆
有深意此地荆襄咽喉西蜀根柢知判府必能以守碉
門者守夔則可無後顧直指漢中今果坐策殊勲凡我

師得志于外者不可謂非守於內者之力公論如此非
佞非佞學生炎夘顓蒙寡學天假其逢獲在照臨之側
判官不以年少書生斥去之乃寵遇異等推置赤心夫
何修而得此第晚輩乍遇殊知陶冶之賜大矣甚謬悠
分職四月中已遂過滿使長不許遽辭絆以權倅強顏
負乘倍益羞怍近日力稟已為申上差正官不過初秋
出江未審學生可乞假一會涪上否蓋拙荊未祔先塋
欲議歸藏此願才畢當伏謁戟轅致九頓之謝未見顏

狀情文有疎而炯炯寸丹惟杓與岱七月伏覯制劄促
先生來赴黔山千里一時改觀某不勝嚮風踴躍謂歸
舟晚節有華其遇繼聞又以凉風徹暑為期私計鄙懐
重在愛敬其親非過為恬澹虗徐以土苴利禄誦聖賢
之書身聖賢之行既見君子心胡不降恭審先生擂紅
新滁油碧借留蜀文章士揚鴻名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矣其謂人誇五馬貴先生輕千駟而勿視人羨兩轓朱
先生厭文繡而不貪人喜二千石先生薄膏粱而弗嗜

夫畀虎符鎮龍藩列五馬祿二千石運幄中之籌無足以譽先生者惟象緯不移躔龜章坐入手拜舞斑衣問安燕寢黔南分野正南極老人星樂旺之地此其所以百拜喜舞樂為先生道也其滿替已久趍參有期先此申賀伏乞台察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某伏以五陽為夬六畫臨乾恭惟某官榮辭九棘入面三槐鼎鼐新調天人叶賛鈞侯動止萬福某迂踈小吏

感戴洪鈞跼蹐修辭凌兢叩閤瀆尊是懼鑒在爲榮

又

𦕈竊以天者道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天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餘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傅説之於高宗同一際遇爾莘澤必被於匹夫商霖遄蘇於大旱今强敵殘暴日甚遺黎思活尤切望雨以道援天下以道澤生靈將見掌握造化

至和兩間罄欬陰陽叶氣萬宇乾父坤母作而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敢以頌德其甞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相難晩周山甫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狂瀾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得惟我盛朝相一司馬敵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措世泰山此尤光前絶後巍巍勲績無與為比迹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相道宗百聖文祖六籍實温公等輩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起大敬畏甚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

知自鳴躍而況於人敬淪戕以候從者知已在前長鳴振亂

又

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堯舜禹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也而得於人聖

沈田于下僚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恥道孫吳羞
比管晏者淹回於散地處士中豈無諫臣隱逸中豈無
御史學士才豈無放棄於江湖將帥才豈無汨沒於卒
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
豈無困滯於草萊㚵固不能盡識每觀歷代人材隨上
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滃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
治今相公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薦引蜀彦四十
有餘輩而吐握之事旁求之令未之有聞焉夫宰相者

婆濟博絶無旁蹊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
又豈東山別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了辦邪然墨守般
攻技各有窮廟堂邊鄙願堅初心軫慮良切某非謂相
公蜀人僕為蜀士援天下以私一方葢頭目背膂歸重
腹心今日所當加護於此爾

代文考功到黄池辭免上游相國劄子

某去歲曾於郵置上狀塵溷瑩聰諒已呈徹鈞覽矣某
老無肖似顓顓蝗粟日懼滿盈夫何大鈞洪播不賜汰

斥而黜録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疎陋豈稱班聯
隆命飛來愧汙交作盛心難於重違已于十一月理舟
出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背冬涉春風濤霜
露飄薄寖衰弱質不禁岷峨喘嗽萎薾疾證轉加實難
前進遂懇鈞慈稟白九重放還田里得尋醫問藥不至
填委狼狽受賜深矣情迫意誠不覺煩瀆惶恐萬倍伏
乞鈞照